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甲戌校本

修订六版

曹雪芹／著
脂砚斋／评
邓遂夫／校订

作家出版社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修订六版

甲戌校本

曹雪芹／著
脂硯斋／评
邓遂夫／校订

作家出版社

本/(清)
版. -北京:作
4138-7
…②脂…③邓… Ⅲ.章
I242.4
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脂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修订六版)

: 曹雪芹
脂砚斋
校 邓遂夫
责任编辑: 王宝生
助理编辑: 田晓爽
装帧设计: 王彤心
书名题字: 苏彦斌
图片制作: 李东周 练传智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0×230
字数: 350千
印张: 23.75 插页: 10
印数: 74001-80000
版次: 2000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2版
2005年7月第3版
2006年8月第4版
2008年1月第5版
2008年4月第6版
印次: 2008年4月第10次印刷
ISBN 978-7-5063-4138-7
定价: 32.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序 …… 周汝昌/ 3

走出象牙之塔
——《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导论 …… 邓遂夫/11
《红楼梦》脂评本源流示意图 …… 73
校勘说明 …… 75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凡例 …… 80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 83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 100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 113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 132

第 五 回　开生面梦演红楼梦　立新场情传幻境情 …… 144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 163
第 七 回　送宫花周瑞叹英莲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 …… 177
第 八 回　薛宝钗小恙梨香院　贾宝玉大醉绛芸轩 …… 193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 210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 221
第十五回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 232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 242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 257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蜜意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 272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 286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 298

附录一:影印甲戌本上可以见到的跋文
　刘铨福跋 …… 317
　濮文暹、濮文昶跋 …… 318
附录二:影印甲戌本上被胡适删去的跋文
　胡适跋一 …… 320
　胡适跋二 …… 320
　胡适跋三 …… 320
　俞平伯跋 …… 321
　周汝昌跋 …… 321
附录三: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
　…… 胡　适/323
附录四: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 … 胡　适/326
附录五:台湾版《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影印本再版重印序跋 … 毛子水/347
附录六:访周汝昌 …… 张　者/350

初版后记 …… 邓遂夫/358
二版后记 …… 363
二版跋语 …… 周汝昌/369
三版后记 …… 371
四版后记 …… 373
五版后记 …… 375
六版后记　一个神圣时刻的遐思 …… 38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 …… 周汝昌/ 3

走出象牙之塔
——《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导论 …… 邓遂夫/11
《红楼梦》脂评本源流示意图 …… 73
校勘说明 …… 75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凡例 …… 80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 83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 100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 113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 132

第 五 回　开生面梦演红楼梦　立新场情传幻境情 …… 144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 163
第 七 回　送宫花周瑞叹英莲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 …… 177
第 八 回　薛宝钗小恙梨香院　贾宝玉大醉绛芸轩 …… 193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 210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 221
第十五回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 232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 242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 257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蜜意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 272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 286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 298

附录一:影印甲戌本上可以见到的跋文
　刘铨福跋 …… 317
　濮文暹、濮文昶跋 …… 318
附录二:影印甲戌本上被胡适删去的跋文
　胡适跋一 …… 320
　胡适跋二 …… 320
　胡适跋三 …… 320
　俞平伯跋 …… 321
　周汝昌跋 …… 321
附录三: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
　…… 胡　适/323
附录四: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 … 胡　适/326
附录五:台湾版《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影印本再版重印序跋 … 毛子水/347
附录六:访周汝昌 …… 张　者/350

初版后记 …… 邓遂夫/358
二版后记 …… 363
二版跋语 …… 周汝昌/369
三版后记 …… 371
四版后记 …… 373
五版后记 …… 375
六版后记　一个神圣时刻的遐思 …… 380

序

周汝昌

（一）

与遂夫因红学而相识，转眼二十年矣。犹记贵阳一会，他的《曹雪芹》歌剧演出，颇极一时之盛。雪芹之影，见于舞台之上，此为创举，史家应记一笔。他也有专著问世，曾为制序。如今他又出示新书稿，为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作出一个校勘整理的印本，嘱我略书所见，仍为之序。此事辞而不获，复又命笔——执笔在手，所感百端，感触既繁，思绪加紊。故尔未必足当序引之品格，先请著者读者鉴谅。

辞而不获者，是实情而非套语。所以辞者，目坏已至不能见字，书稿且不能阅，何以成序？此必辞之由也。其不获者，遂夫坚请，上门入座，言论滔滔，情词奋涌，使我不忍负其所望；加之一闻甲戌本之名，即生感情，倘若“峻拒”，则非拒遂夫也，是拒甲戌本也——亦即拒雪芹脂砚之书也，是乌乎可？有此一念，乃不揣孤陋，聊复贡愚。言念及此，亦惭亦幸，载勉载兴。

甲戌本《石头记》是国宝。但自胡适先生觅获入藏并撰文考论之后，八十年来竟无一人为之下切实功夫作出专题研究勒为一书，向文化学术界以及普天下读者介绍推荐（所谓“普及”）。它虽有了影印本，流传亦限于专家学者而已。今遂夫出此校本，以填补八十年间之巨大空白，其功如何，无待烦词矣。

甲戌本是红学的源头，正如《四松堂集》与《懋斋诗抄东皋集》是曹学的源头一样——我自己久想汇集二集的不同抄、印本（四松有三本，懋斋有二本），加以校整笺释，命之为《寿芹编》；然至今未能动手。举此，以为可供对比，遂夫有功，我则无成也。

甲戌本，有原本与“过录”之争，有甲戌与“甲午”之争，有十六回与不止十六回之争，复有真本与“伪造”之争。也许不久还会有“新争更新争”出来，亦未可知。遂夫似乎不曾因此而有所“动摇”，保持了自己的见解，并为之下真功夫，使成“实体”，而非空言。

有人硬说甲戌本之称是错误的，只因上面有了甲午年的朱批而大放厥词。他竟不晓：某年“定型”之本，可以在此年之后不断添加复阅重审的痕迹。说“甲戌”，是指它足能代表甲戌年“抄阅再评”的定本真形原貌。这有什么“错误”可言？至于也有一种主张，说此本定型时只写出了十六回，甚至认为中间所缺的回数，也非残失——雪芹当时即“跳过四回”而续写的。……

我觉得这类看法很难提供合乎情理的论证。

“真伪”之争的先声是大喊大叫：《凡例》不见于其他抄本，乃是“书贾（gǔ）伪造”云云。后来发展，就出现了认为甲戌本正文、批语、题跋……一切都是彻底的假古董，本“无”此物；而且脂本诸抄，皆出程高活字摆印本之后，程本方是“真文”。

对于这些“仁智”之见，遂夫在本书中自有他自己的评议。

甲戌本是红学的源头，自它出现，方将芹书二百年间所蒙受垢辱一洗而空，恢复了著作权和名誉权。

于此，已可见红学研究是如何的重要与必要。

于此，也可见红学研究是一件多么复杂、曲折、艰苦、孤立、“危险”的工作。

甲戌本之得以保存无恙，也有很大的传奇性与幸运性。我是局“内”人、亲历者，知之较详，它处略有所记，兹不重述。

1948年之夏，我从胡适先生处借得甲戌本后，亡兄祜昌一手经营了一部甲戌录副本，以供不断翻阅研读——为了珍保原书的黄脆了的纸页。当时经验一无所有，等于盲目寻途，抄毕只能用“一读一听”的办法核对了一下，对许多的异体书写法，不能尽量忠诚照写，此为疏失，因此乃原本一大特色，十分重要，甚至可以透露若干雪芹原稿书法的痕迹（请参看拙著《石头记鉴真》，华艺出版社再版时改为《红楼梦真貌》）。

甲戌本当然也是“脂学”的源头，因为有正书局石印戚序本虽然早已出版，却不为人识，尤其戚序本已将“脂砚斋”名字的一切痕迹删净，“脂学”的建立只能等到甲戌、庚辰二本并出之时了。但我还是要着重表明：甲戌本的重要价值，远胜于庚辰、己卯之本。

我写了这些的用意，归结到一点：遂夫首先选定甲戌本而决意为之工作，为之推广普及，是一件有识有功的好事，必能嘉惠于学林，有利于红学。无识，则不会看中“甲戌”；无志，也不会将此工作列为平生治“红”的一项重要课程。

二百多年了，曹雪芹的真文采真手笔一直为妄人胡涂乱抹，其事最为可悲。程、高之伪篡偷改偷删，不必再说了，只看这甲戌本上另一个妄人的浓墨改字的劣迹，就足令人恶心了，他自作聪明，不懂雪芹原笔之妙义，奋笔大抹；然而也有人见赏，以为改笔是“真”是“好”。

说世上万事万态，只是个现象而已；根本问题，乃是中华文化的大问题——教养，修养，素养，功夫，水平，涵咏之功，积学之富，灵性之通，性分之契……许多因素，是研治红学的不可缺少

的因素。这已经是文化层次高下深浅的事，而绝非什么“仁智”之见一类俗义可为之强解诡辩的了。

我有一个不一定对的想法久存心里：胡适先生收得宝物甲戌本，虽多次题记，却未作出正式的集中的深入研究成果，不知何故？如谓他胜业甚繁，不像人们所想的以红学为至要，故搁置而难兼顾，那么他可以指导友辈门人等协助为之，但也未见他如此安排，反而晚年还是津津乐道他的程乙本。这确实让我疑心他是否真的识透了甲戌本的价值？

甲戌与程乙，文字有霄壤之别，他却似乎并不敏感，反以程乙为佳——我不愿对前贤多作苛论，惟独这一点我真觉太不可解。甲戌本之未得早日出现整校本，或许与此不无关系。

现在这个校本的问世，也可以表明：红学的出路虽然也需要“革新”与“突破”，而没有基本功的“新”与“破”则是假新假破；不务实学，醉心于高调空词，以为已有的红学研究之路都是陈旧可弃和多余可厌的“歧途”和“误区”，此种浅见颇盛于年轻一代学人的论说中。

遂夫并不“老大”，但他却历过了一二十年的深研拿出了这部书。这个现象不应视为偶然，该是耐人寻味的吧。

红学红学，往何处去？思之思之再思之。

一些杂感，举以代序，善不足称，空劳嘱托，尚望宽谅，进而教之。

仍系以诗曰：

曾叹时乖玉不光，十年辛苦事非常。
脂红粉淡啼痕在，相映情痴字字香。

庚辰清和之月　记于红稗轩

（二）

遂夫学人嘱我为他校订的一部重要的新书作序。多年不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晤语，全不晓他所事何事——甚至认为他已不再涉足红学了；今因索序，方知他不但对红学仍然执著地关切，而且不辞辛苦，立志校勘一套《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他说，甲戌本《石头记》的发现至关重要，而八十年来却无人为之谋求一个普及于大众的办法，故出此本，广其流传，为雪芹的本怀真笔湔洗积垢，恢复光芒。

这真是一种“菩萨之心”，为“情圣”雪芹说法宣教。我听了十分感动。加上我对甲戌本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和关系，为此新书制序，当然是义不容辞，欣然命笔。

但序稿交付之后，方又读到他寄来的导论文章《走出象牙之塔》。没有想到他在导论中论述了这么多这么重大的问题——这又使我觉得初序未免空泛了，应该把读后引发的感想略加补记，以为序之“续”与“絮”。

我与亡兄为甲戌本录副的往事，已不止一次叙过了。录副是“先斩后奏”，胡适之先生虽然慷慨表示，副本可由我自存，以便研究，不必给他，但毕竟我不能由此而取得发表权。中间向我借阅的，计有：陶心如、陈梦家（燕京大学教授）、徐邦达（故宫鉴定专家）、王毓林（青年工人）。朱南铣也索借过，当时不在手边，未能借出。王毓林研究版本，出了专书，他对我们的录副本颇加评议，态度谨严——认为有些字抄写得不忠实（指旧时文人十分喜欢考究的异体字）。这一点其实我们自己也发觉了，当时匆匆赶抄，以为异体字无关文义，遂未尽依原本写出。这也正是后来不愿再借与人的一个原由。

我于1949年将原书送还了胡先生。那时是学生，什么也不曾想过，只是一点通常的道义之心，我不能秘为己有。（交还是正当的，不然也可能引起日后的极大麻烦乃至灾难。）

六十年代，方从出版社领导同志处得见台湾的影印本。后来大陆方有翻印本（个别地方作了技术改动，不忠实）。

今日遂夫为之校订出版，这方是“通于大众”的第一次重要创

举。我说是“菩萨之心”，如嫌此词有释家气，那么就改云“仁人志士”——不知又有什么“语病”否？总之，在红学上讲句话，是提心吊胆的惯了，经验太丰富了，不知哪句话就让诸公不高兴，群起而攻之了。惊弓之鸟，遂夫可以体谅吗？

令我异常惊讶的，是遂夫在导论中多次提到了我，而且说了不少话。我既惭又感。若在高人，定会避嫌，不必提到这一点——甚至连序也要“避”的。我非高人，所以初序之后，还又追加了这个续序。

做学问，起码的条件似乎要有读通古人文字句义的水平，要有学术良知，要有学术道德，要有求索真理的本怀诚意。此外，“有识之士”四个大字，在遂夫导论收束处特笔点醒，这个“识”字是学术的灵魂。

比如遂夫所标出的“自叙说”与“新自叙说”，就是有识的最好表现与证明。

当然，涉及此义，“识”外又须有一个“胆”字。

雪芹的“自叙”，是中华文化、文学史的最伟大的独创，是东方的，民族的，天才的——也是历史造英雄的。在这一点上，引西方的理论与有无“自传”小说，已落“第二义”，它说明不了多大问题。我自己也引过，今日想来也是幼稚无知的做法，大可不必。遂夫于此，绝不带水拖泥。

我希望今年真是个转折之年。九十年代，红学低谷[1]，剥极必复，大道难违。古历龙年，西元二千，忽有遂夫此论“横空出世”，谓为非一大奇，可乎？

确实的，从西方时间观念的“世纪论”而言之，该有红学的希望之光——哪怕是一点熹微的曙色——示现于东方天际了。

遂夫的导论，开篇两节纵论脂本的意义所在，最为精警，真是大手笔！我不知所谓“红学界”中“大人物”谁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岂不令旁观者也为之愧煞叹煞？当然，他写此论，只是表述己见（深切的感受与震动），并无与人争胜或立异的任何用

意。高就高在这里，可佩也在这里。他说了别人不肯说、不便说、不敢说的真话。可钦又在于此。

当我看到他论畸笏的诸段文字时，又不禁松散了暗存的顾虑（我们二人在脂本价值上如此契合，有人必又出谤语，说是什么“周派”的自相唱和而已……），因为遂夫对畸笏与脂砚二名的真关系与我截然大异，这就让那些谤者再无诬谤的“理据”了。所以我虽不同意他的论点，却又十分欣赏他自标所见的学术精神。因是作序，文各有体，不宜申辩异同，故不多赘[2]。

这本书用意是普及雪芹原本真貌，而导论中对程高本篡改之酷烈却未及深说，所论皆是因脂砚之批注而引发的诸多问题。这也足见脂批的重要性了。此为本书一大特点。至于他的这方面的论点，也是经过覃思细究，下了真实的苦功夫而得来的，不同于那些开口胡云之流的谬说。其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可为此界人士一个示范之良例。当然这不等于说他说一万句，一万句皆是看准了说对了的，就是遂夫自己也不会这么想。

治红学，需要学力、识力，要“证”，但也要“悟”。这不仅仅是字句文法水平的事，是灵性的层次之事了。

这本新书的问世是一件大事，我为它喝彩，为之浮一大白！

我还相信，凡属学人，义在追寻真理的有识之士，也会因此书而深思，而有悟。

言不尽意，以诗足之，句曰：

甄士稀逢贾化繁，九重昏瘴一开轩。
回环剥复曾无滞，代谢新陈自有源。
瓦缶鸣时旗眩乱，脂毫苦处字翩翻。
横空忽睹珍编出，甲戌庚辰总纪元。[3]

题于古历龙年申月 吉日良辰

注　释

①不但九十年代。二十年来，已有专业性机构与其机关刊物，到今为止，其工作表现除了几种编纂性出版物而外，毕竟将学术实质向前推动了几何？提出了什么重大问题？解决了几个？出色的人才培养出了几位？恕我愚拙，是看不太清楚的。至于学术民主，双百方针的体现如何？读者、研者也有看法。因属序文外，只在此附及一二，这与本书的撰者与论述并无关系，特此声明。

②遂夫之论畸笏，劈头即下了一个"（雪芹）长辈亲属"的大前提，从而引发了那么多的新说（如立松轩改造等等），甚异于他一贯详密交待各种歧见与论证的做法，不知何故？窃以为这个前提是可以商榷的。"因命芹溪删去"一语中之"命"字，绝不代表什么"长辈"。雪芹书中，门子对知府大人，凤姐对贾琏夫主，皆用"令"与"不令"的字样，难道都是"长辈"？此前提不能成立，引申诸说遂需要重新研析了。又"甲午"无论如何"草体"，也讹不成"甲申"——有人造伪证以迎合俞先生，已为石昕生、李同生二先生以力证揭露了。愿遂夫勿为所贻。敦诚甲申开年第一诗即挽雪芹，而云"晓风昨日拂铭旌"，此正癸未除夕逝世之证。"壬午除夕"，错记干支，碑版史册，常见此例。

③又有小句云："苦心二字在宽容，不觉悚然此语中。八七之秋脱斯界，到今何幸尚题红。"我于1987年秋自海外归来，李希凡先生来看我，即向他表明：我不再于"红研所"挂名，可在艺术研究院任何一个地方供职。故至今属于"院办"部门。人或有未明者，附志于此。

走出象牙之塔

——《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导论

邓遂夫

一、脂评本的发现及其价值

回眸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有三项古代文献的重大发现，闪耀着举世瞩目的光芒——敦煌文书、甲骨文、《红楼梦》脂评本。前两项，直接导致了两门世界性显学的诞生；后一项，则促使旧有的红学转变成世界性显学。

脂评本的初露头角，本来应该是上海有正书局1911年石印出版的所谓《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即后来所称之戚序本），但由于它的石印底本已屡经嬗变，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曹雪芹原稿的本来面目，故未引起学术界普遍注意。真正堪称发现脂评本的里程碑，还是1927年，“新红学派”创始人胡适先生偶然购得的一部残缺不全——仅存一至八回、十三至十六回、二十五至二十八回——题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红楼梦》早期稿本的过录本。因其

第一回楔子中有一句在通行印本上不曾见过的话："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遂被称为甲戌本。

时隔五年之后的1932年春天，与胡适同属"新红学派"代表人物的俞平伯先生有一个亲戚叫徐星署，他在北京隆福寺小摊上花了八元钱，又奇迹般地购得一部据说出自城北某旗人之家的传抄本。书名也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却有八大册共七十七回——在一至七十九回中，缺六十四、六十七回[①]。当时徐先生购得此本并不在意，连自己的亲戚俞平伯也没告诉。仍是在胡适闻讯阅过之后加以评介，才引起世人注意的。因其回目页上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及"庚辰秋月定本"字样，亦被援例称为庚辰本。以其珍贵程度观之，庚辰本和甲戌本堪称双璧。

这两个相继发现的传抄本，当初最令人惊讶之处，还不在于其正文与通行印本存在较大的差异，而是由于在抄本的字里行间、眉端空白或回前回后，存在着大量用朱墨两色抄写的脂砚斋所作——偶尔也能见到署名畸笏叟、棠村、松斋的"诸公"所作的不同寻常的批语（后来通称脂批或脂评）。从这些批语的内容和语气来看，脂砚斋们不仅对此书作者曹雪芹的情况了若指掌，而且常常直指书中所写的情节是"作者与余实实经过"，"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甚至细数书中提及的某些往事已经"屈指二十年矣"（批于较晚期的则说是"三十年前事"）；而对另一些明显带有虚构或"幻笔"色彩的描写，则常常提醒"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法〕'"等狡猾之笔在"瞒人"，或谓以"隐语微词"、"指东击西"等手法"讳知者"。尤其对书中主人公贾宝玉及其象征物石头，更是直言不讳地指为作者本人的"化身"或曰"自寓"。

这就给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派"所倡导的"曹雪芹自叙说"提供了有力佐证；自然也给"旧红学索隐派"喧嚣一时的"顺治与董鄂妃恋情说"、"纳兰成德家事说"[②]、"康熙朝政治说"等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甲戌本、庚辰本的发现——或者说，包括后来各有渊源的己卯本、蒙府本等在内的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